武經總要

一六

詳校官中書臣閻思毅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武經總要後集卷四

宋 曾公亮等撰

故事四

將貴輕財 將貪必敗

臨敵易將 將驕必敗

矜伐致敗 不矜伐

將師自表異致敗 將帥自表異以奪敵心

文淵閣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

均服　　隱語

先鋒後殿　　擊其後

退師

將貴輕財

漢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賞賜輒分與麾下

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

之絶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士卒不盡餐不

嘗食士卒以此愛樂為用也

賫嬰為大將軍嬰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

所得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裁量其用金無入家者

後漢祭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光武以為刺姦將

軍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

魏曹真累遷大司馬每征行與將士同甘苦軍賞不足

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為用

魏田豫為護烏丸鮮卑校尉後為護匈奴中郎將并州

刺史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敵人私遺

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

西魏將梁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

每踐敵境咸得其力

唐李勣為行軍總管前後戰勝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

蕭瑀出為河池郡守即日遣之既至郡有山賊萬餘人

寇暴縱横瑀潛募敢勇之士設奇而擊之當陣而

降其衆所獲財畜咸賞有功由是人竭其力

馬燧討田悅先戰燧誓軍中曰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

勝盡出其家財以頒將士德宗嘉之詔度支出財
錢五萬貫行賞還燧家財
石雄為豐州刺史雄臨財甚廉每破賊立功朝廷時有
賜予皆不入私室置於軍門首取一分餘並分給
以此軍士感義皆思奮發
將貪必敗
晉張燕為巴邑太守時泰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飢餓
流入漢中固保于城漸為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

燕討之定窘急僞乞降於燕幷餽金銀燕喜為之緩師定密結李雄雄遣衆救之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仲東奔魏燕亦棄官而遁

前秦苻堅遣王猛伐前燕慕容暐師次潞州燕將慕容評率兵守禦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度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於高山因燒評營衆遁先是評素性貪鄙障固山川賣柴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鬬志因而大敗

王玄謨為寧朔將軍北征將士多離怨玄謨素營貨利
疋布貴及千錢以此倍失人心及魏大武軍至乃
奔退麾下散亡畧盡

唐獨孤懷恩武德中為工部尚書率士討賊素無籌畧
貪冒財貨頻為賊所敗高祖屢下詔責之

王似為靈鹽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壖
先置材木朔方節度使每遣人潛載之委於急流
終莫能成蕃人知似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并

役成橋仍築月城圍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似
黷貨邊上至今患焉

李象古為安南都護為土賊楊清所殺象古貪縱人心
不附安南數日城陷故及於害

李泳為河陽節度使泳本以市人發迹禁軍以賄賂交
通遂至鎮武節度轉為河陽所至以貪殘為務恃
所交結不畏憲章犒宴所陳果實皆以木刻綵繪
聚斂無已人不堪命遂至於亂數日方止文宗貶

詠豐州長史

臨敵易將

戰國燕昭王使將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二城未下惠王嗣立聽齊間以騎劫代毅遂為齊將田單所敗

後周楊堅為相尉遲迥據湘州舉兵堅命工柱國韋孝寬為東道元帥師次永橋軍於沁東會沁水漲未得渡長史李詢密啓堅云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

等並受尉遲迥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堅深以為
憂謀代此三人李得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
國家貴臣未相伏從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
者安知其能盡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臨
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括所以取敗
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畧為諸將由來
所信伏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偽縱有異志必不敢
動堅大悟即令高熲馳驛往軍中監視諸將節度

竟成大功

將驕必敗

春秋時楚大饑庸人率羣蠻以畔楚（庸人楚屬國也）楚使廬戢黎侵庸庸人逐之囚子楊窻（窻戢黎官屬也）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楚將潘尫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與之遇七遇皆北惟裨鯈魚人實逐之（裨鯈魚庸三邑也輕楚故但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

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馹傳車也臨品地名分為二隊隊部也兩道攻之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伐庸遂滅之

秦末項梁起兵吳中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秦三川守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必敗臣竊為君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路逢高陵君曰公將見項梁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其將章邯夜銜枚擊梁大破之定陶

梁敗而死梁自號武信君

後魏崔延伯既破秦賊乃與蕭寶寅率衆會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疋軍威甚盛時万俟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爾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逌倡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内為鎖柱教習彊兵負而趨走號為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未戰之門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

綏師寶寅延伯謂其事實逡廵未鬭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工馬突陣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大敗

後周末丞相堅輔政大將尉遲迥在河北舉兵拒命遣兵畧地河南州縣多下之丞相堅遣于仲文率兵討之仲文兵至汴州之東倪塢（烏古反）與迥將劉子

昂劉德玉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蔘堤迴將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排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偽北讓軍頗驕於是仲文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千餘人

隋末翟讓李密起兵於河南滎陽郡守張須陀以兵攻讓讓數為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驕狠可一戰而擒之公且列陣以待保為公敗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

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詐與戰不利軍稍郤密發
伏自後掩之讓合擊須陀衆大敗遂斬須陀

矜伐致敗

春秋時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
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
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
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
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

其不設備乎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
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
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

前秦苻堅議伐晉石越曰吳人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
二之釁臣愚以為利用脩德未宜動師堅曰以吾
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遂興師苻融攻陷壽春
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
軍犄角擒賊必矣堅大悅恐謝石等遁去乃捨大

軍於頓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遂為謝玄所敗

不矜伐

後漢馮異為偏將軍從光武破王郎封應侯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輙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屛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晉朱伺為陶侃騎督將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守楊珉每請督將議拒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諸將軍何

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口擊賊伺以力耳珉又問

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也伺曰兩敵共對惟

當忍之彼不能忍是以勝矣珉大笑

將帥自表異致敗

春秋時狄人伐衛于滎澤衛師敗績衛侯不去其旗是

以甚敗遂滅衛

東晉末桓玄篡位劉裕起義師討之玄敗泝流奔荆州

留其將何澹之郭銓郭昶之守溢口劉裕將何無

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謂衆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縱得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之則獲因縱兵進攻可一鼓而敗也遂攻獲舫因傳呼曰得澹之矣賊衆驚擾無忌之衆亦畏然因乘勝勢繼進無忌鼓譟赴之銓等大潰

宋晉安公子勛舉兵潯陽宋將殷孝祖討之時賊據赭

圻孝祖進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相謂曰殷統軍具將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異若善射者十人共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為矢所中而死

東魏大將高歡與西魏大將宇文泰戰邙山其時泰見歡出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令賀拔勝總之以犯其軍敵與歡相遇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乘勝逐歡數十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

比副騎至歡已逸去矣

高敖曹與侯景等攻魏將獨孤信于金墉城大將宇文泰率衆救之戰於邙山敖曹心輕敵建旗蓋以凌陳周人盡銳擊之一軍皆沒敖曹輕騎走河陽城仰呼求繩不得拔劍斫門未徹而追至敖曹奮頭呼曰來吾與汝鬭國人追之者斬之

將帥自表異以奪敵心

唐朱泚之亂李懷光自河北赴難李晟每將合戰必自

異衣錦裘繡帽前行親自指道懷光望見惡之乃
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餙以啗賊也晟曰
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畏服故欲令先識以奪其心
耳懷光益不悅

均服

後周河橋之戰王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橫擊之一擊
踣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
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惟着破衣

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已蘇乃割衣裹瘡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

隱語 軍政急難不可使衆知因假物另隱語諭之

春秋時楚師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以卯呼之叔展曰有麥麯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麯鞠窮亦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欲為謬語河魚服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疾也

曰目於眢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亟視虛廢井而求拯焉出溺為拯也若為茅絰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為信

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氏魯大夫舊相識曰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蘂服飾裕也已獨無以繫佩言吳王不恤下者矣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一盛一罷也睨視也褐寒賤之人言但得視不得飲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唐許欽明常出按部突厥默啜率衆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久之力屈被賊將所執至靈州城下令說城中早降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中有美醬乞二升粱米乞二斗墨乞一錠是時賊營處四面阻泥河惟一路得入欽明將此物以諭城中冀其簡兵練將候夜掩襲城中無悟其旨者

先鋒後殿

魏于禁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太祖每征伐咸

迭為前鋒還為後拒持軍嚴整

晉大將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彊盛玄多募勁勇劉牢

之何謙諸葛充高衡劉軌田洛孫元忠等以驍猛

應募領驍銳為前鋒百戰百勝時號北府兵敵人

畏之所向必克

隋大將楊素馭戎嚴整每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

陣則已如不陷陣而還者斬之又令三五百人復

如前法將士恐慄有必死之心戰無不勝從素征

伐者微功必録雖嚴忍士亦顧從

梁韋叡為輔國將軍伐魏合肥既平髙祖詔班師去賊頗近懼為所躡叡遣輜重居前乗小輿後殿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後周齊王憲從文帝與齊人相拒帝已去晉州留憲拒後憲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至橋憲隔水問暢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為誰憲曰我魏侯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何用隱言名位憲

乃曰我齊王也遍指陳王純以下並以告之暢鞭
馬去憲即命旋軍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鋭憲與開
府于文忻為殿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三人齊衆
乃退

祿山反詔關内節度使李嗣業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
掎角長安廣平王俶收長安陳於香積寺北灃水
之東嗣業以北庭軍為前鋒王思禮為後軍戈鋋
鼓鞞震曜山野列長陣待之賊將李歸仁初以鋭

師數來挑戰因攢矢逐之賊軍大至我師囂亂嗣
業曰今若不以身啖寇決戰于陣萬死冀一生我
軍無孑遺矣乃脫衣執長刀立陣前大呼當者人
馬死碎陣復整嗣業師前軍各執長刀而進所向
摧靡
蘇定方貞觀初為通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
石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
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掩殺數十百人頡利

及隋公主狼狽散走餘衆俯伏請軍既至遂悉降
代宗幸陝避吐蕃雍王為中軍先鋒以僕固懷恩為副
領河東朔方節度使行營及鎮西回紇兵馬赴陝
州并令諸道節度一時齊進懷恩與回紇左隊為
先鋒觀軍容使魚朝恩陝州節度郭英乂為後殿
自澠池入懷恩等師至黄水賊徒數萬堅柵自固
懷恩陣于西原上廣張旗幟以當之命驍騎及回
紇之衆傍南山出於東北兩軍旗内應表裏合擊

之一鼓而殺賊數萬

五代梁牛存節大舉以伐淮南至濠州東門前軍失利於清口砦軍退至浬河無復隊伍存節遏其後與諸將釋騎步鬭諸軍稍得濟收合所部兵并敗兵共八千餘人至於淮涘時不食已四五日矣存節訓勵部分以禦追寇遂得旋師

王景仁伐壽州至霍丘接戰擒賊將袁叢王彥威王璠等送京師俄而朱瑾以大軍至景仁力戰不屈常

以數騎身先奮擊寇不敢逼乃引兵還及濟淮復後殿軍故不甚衂瑾亦不敢北渡擊其後

春秋時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畧行也行吳界將侵之）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召也）吳踵楚（隨楚之後）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汭水西曲）越公子倉歸王乘舟（歸遺也）倉及壽夢師師從王（壽夢越大夫也）王及圉陽還（楚地）

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後漢赤眉青犢十餘萬衆並在射犬漢野任縣有射犬衆光武引兵將擊之耿純軍在前去營數里賊忽夜攻純兩軍營中士多傷純勒部曲堅立不動選敢死士二千人俱持強弩使銜枚間行純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

宋柳元景為隋郡太守既至而蠻反斷驛道欲攻郡郡虛糧兵又乏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

人乇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内兵少且表裏合勢於計為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兵潛出其後戒曰火鋒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鄭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

南齊末蕭衍舉兵代雍州東下（雍州今襄陽郡）大軍已次江寧衍使呂僧珍與王茂率精騎先登移頓於越城僧珍守白板齊東昏侯將李居士知城中衆少率鋭

卒萬人直來薄城下僧珍謂將士曰今既力不敵不可與戰亦勿遥射須至城裏當併力破之俄而皆越城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陴者復踰城而下内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

陳將周炅鎮安蘄等州北齊遣陸騫將衆二萬出巴蘄與炅相遇炅留羸弱輜重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騎由間道以邀其後敗之

後魏于謹邙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偽降立於路

左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謹自後擊之敵人大

駭又收兵於後奮擊神武神武軍亂以此大軍得

全

唐吐谷渾寇邊詔右僕射李靖為崑崙道行軍大總管

江夏王道宗與吏部尚書侯君集副之賊聞兵至

走入嶂山已行數千里諸將議息兵道宗固請追

討李靖然之君集不從道宗遂帥偏師兼行倍道

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要道宗潛遣千餘騎踰山襲其後賊表裏受敵一時奔潰

吐谷渾党項寇邊詔霍國公柴紹討之敵據高臨下射紹軍矢下如雨紹乃遣人彈琵琶二女子對舞敵異之駐弓矢相與聚觀紹見敵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敵大潰斬首五百餘級

王君㚟為隴右節度使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寇大斗谷及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㚟以其兵疲

遂整士馬掩其後君奐先令人潛入賊境於歸路燒草悉諸邏還至大非川將息甲牧馬野草被燒皆盡馬死過半君奐襲其後至青海時海水冰合君奐率將士乘氷而渡悉諸邏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側君奐縱兵盡獲之及羊馬萬計

梁師都作亂高祖遣延州總管段德操討之師都與突厥之衆數千騎來寇延安營於野猪嶺德操以衆寡不敵按甲閉壘伺師都稍怠遣副總管梁禮率

衆擊之德操以輕騎出其不意師都與禮酣戰久之德操多張旗幟掩至其後師都驚潰虜男女二百餘人

元和中西戎頻歲犯邊史奉敬與節度杜叔良請兵三千備一月糧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奉敬既行十餘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衆之後戎大驚奉敬率衆大破之殺戮不可勝紀

唐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護領四千騎助國討賊郭子儀與葉護晏狎脩好相與誓平國難子儀奉元帥為中軍與賊將安守忠李歸仁戰京師香積寺之北王師結陣亘三十里賊衆十萬餘陳于北歸仁先薄我軍亂李嗣業奮命馳突擒賊十餘騎乃定回紇以奇兵出賊陣後夾攻之賊軍大潰斬首六萬級賊將張道儒守長安聞敗奔陜翌日廣平王入京師

本朝太平興國中北敵至定州奪唐河橋李重進名李
繼宣田紹贇赴援紹贇為賊所敗繼宣獨按部轉
闘入定州敵北去重進命將五千騎躡其後抵拒
唐河及賊據楊疃繼宣徑掩擊之賊焚廬舍而遁
劉延翰四年從征太原劉繼元降車駕北征俄班師命
延翰李漢瓊率兵屯真定崔彥進屯關南崔翰屯
定州上謂延翰等曰敵人必來寇邊當會兵設伏
夾擊之必大捷是冬敵果縱兵南牧延翰先陣於

徐河彥進率師出墨壘蘆堤北緣長城西行南下長
城銜枚躡敵後崔翰李漢瓊兵亦至合擊之大敗
敵衆於蒲城端拱中威虜軍糧餽不繼敵欲窺取
之上遣大將李繼隆發真定屯兵萬人護送輜重
數十乘敵將于越諜知之率精鋭數萬騎將邀王
師邊將尹繼倫領步騎千餘巡塞上正當敵所入
道敵不擊而過往襲大軍繼倫謂麾下曰敵視我
猶魚肉若捷回日乘勝驅我北去不捷亦洩怒於

我將無遺類矣今可卷甲銜枚襲其後敵銳氣前去其心輕我已甚我雖力戰而死猶不失忠義豈能為異地鬼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令軍中秣馬俟夜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河徐行天未明敵去大軍四五里會飲食訖將戰繼隆列陣以待之繼倫出其不意從後急擊殺其將一人號皮室（皮室者敵相也）衆遂驚亂于越方食失匕箸為短兵中其臂其傷甚乘善馬先遁敵望見大軍奔北大

潰自相蹂踐死者無數餘黨皆引去自是敵人不敢窺邊以繼倫面黑相戒曰當避黑大王

景德元年契丹南牧真宗與之繼好戎人請盟北歸所過猶侵掠不已遂以張凝為緣邊安撫使提兵躡其後敵乃出境不復肆畧

退師

前漢高帝被匈奴圍於平城七日高宗使間使厚遺閼氏迺開圍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向

奮擊而出與大軍合冒頓引兵去

後周大將晉公護伐齊遣將尉遲迥圍洛陽為敵所敗周將達奚武與齊王憲屯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軍事豈可將數營士衆一朝輕棄乎憲遂從之全軍而返齊人弗悟而不追若追之必克也

五代黄文靖佐葛從周送朱崇節入潞會晉軍十餘萬屯外垣砦文靖慮孤軍難守乃與葛從周啓闔出師文靖為殿後命矢刄皆外向持重而還晉人不敢逼

武經總要後集卷四

武經總要後集卷五

宋　曾公亮等　撰

故事五

出奇　伏兵

多方以誤之　聲言欲退誘敵破之

聲言怠敵取之　稱降及和因懈敗之

卑辭怠敵取之　甘言怠敵以擊之

擣虛　擊東南備西北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出奇

戰國廉頗為趙將秦使間曰秦獨畏趙括耳廉頗易與且降矣會頗軍多亡失數敗堅壁不敢戰又聞秦反間之言使括代頗括至則出軍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軍逐勝追造壁不得入

而秦奇兵二萬五千絶趙軍後又五千騎絶趙壁趙兵分為二糧道絶括卒敗

突厥犯塞煬帝令唐高祖與馬邑太守王仁恭率衆備邊會敵寇馬邑仁恭以衆寡不敵有懼色高祖謂之曰今主上遐遠孤城絶援若不死戰難以圖全於是親選精騎二千出為遊軍居處飲食隨逐水草一同於突厥見敵候騎但馳射獵示若輕之及與敵相遇則犄角置陣選善射者為别隊持滿以待之敵莫能測不敢決戰因縱

奇兵擊走獲其特勒所乘駿馬斬首千餘級

唐太宗嘗選精鋭千餘騎為奇兵皆皂衣黑甲分為左右隊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咬金尉遲敬德翟長孫等分統之每臨敵太宗躬被黑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靡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

開元二年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王晙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與臨洮兩軍合勢以拒之賊營於大來谷口吐蕃將坌達延率兵繼至晙乃出奇兵七百

人衣蕃服乘夜襲之相去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
寇大呼後者擊鼓以應之賊衆大懼疑有伏兵自
相殺傷死者萬計俄而攝右羽林將軍薛納率衆
邀擊吐蕃至武衛谷去大來谷二十里為賊所隔
晙率兵迎納之軍賊置兵兩軍之間連亘數十里
晙夜出壯士銜枚擊之賊大潰乃與訥合軍掩其
餘衆追奔至洮水殺獲不可勝數

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五萬進取長安戰于香積

寺北結陣三十里賊將李歸仁先薄我軍我軍亂
李嗣業奮命馳突擒十餘騎乃定回紇奇兵出賊
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
王忠嗣少勇敢自負及為節將以持重安邊為務嘗謂
人云國家昇平之時為將者在撫其衆而已吾不
欲疲中國之力以徼功名但訓練士卒缺則補之
有漆弓百五十張常貯之袋中示無所用軍中皆
日夜思戰因多縱間諜以伺敵之隙時以奇兵襲

之故士樂為用師出必勝每軍出即各召本將付以兵器令給士卒雖一弓一箭必書其姓名於上以記之軍罷而納若遺失即驗其名罪之故人人自勸甲仗充牣

五代漢高祖在晉陽郭進往謁之漢祖壯其材會北敵屠安陽城因遣進攻拔之敵遁去授方州刺史敵主道甍高祖出兵井陘進以奇兵間道先入洺州因定河北

伏兵

春秋時邲之戰晉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七覆謂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君為三覆以待之覆伏兵戎人之前遇覆者奔鄭將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

吳侵楚楚將養由基奔命楚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由

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
子為三覆以待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楚地
大敗吳師
漢景帝時吳楚反以周亞夫擊之至霸上趙涉說亞夫
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比知將軍且行必置
人於殽澠之間然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右去
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
擊鐘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如其

許至洛陽使吏捜檄澠間果得吳伏兵

後漢荆州劉表遣劉備北侵至葉曹公遣將李典與夏侯惇拒之備一朝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與惇果入伏中禁往救備見救至乃退

後魏万俟醜奴作亂關中魏將賀拔岳率兵討之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殺掠其人以挑之醜奴大將尉

遲菩薩果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餘與菩薩隅水交言兵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彊盛往覆數返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至水淺可濟之處岳使馳馬東出似欲奔遁賊見岳走乃棄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兵待之

賊以路險不得齊進前後繼半渡岡東岳乃回與
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
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
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
魏傅永為豫州刺史南齊將裴叔業來侵楚王戍地名永
令戍鎮塞外塹夜伏戰士二千人於城外及曉而
叔業等至頓於城東列陣將至長圍永所伏兵於
道左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陣

自率精甲數千人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直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暇追之

十六國後趙將石季龍攻晉劉演于景庭兖州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於外揚聲將歸河北張平以為信然入于空營季龍回擊敗之遂

陷廩丘

夏赫連勃勃屯依力川後秦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率騎禦之興遣其將姚文崇拒戰勃勃偽退伏兵以待姚興倫生等追之伏兵夾擊皆被擒

後周時尉遲迥作亂詔宇文忻韋孝寬擊之迥子惇率兵小却忻擊走之遂進兵迴遣甲騎三千伏野馬崗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趨鄴下迴背城結陣大戰官

軍不利時鄴城士庶觀戰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觀者悉走之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大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擊之迴軍大敗

韓褒為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民皆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捍褒至適會寇來褒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及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其不覺以為州先未集兵今還必不能追躡由是益懈不為營壘褒

巳先勒精銳伏兵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

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

隋初周將尉遲迥河北拒命文帝遣將于仲文討之迥

將檀讓屯成武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

進檀讓出謁仲文執之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

設伏於麻田中迥將毗羅恃衆而來兩陣纔合伏

兵俱發曳柴鼓譟塵埃漲天毗羅兵潰皆投水死

王世充欲擊李密密屯偃師北山上時新破敵有輕世

充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人秣馬蓐食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世充伏兵發乘高而下馳密營又縱火焚其廬舍密軍潰降其將張重仁陳智略進下偃師密走保洛口

唐太宗討竇建德至武牢建德自滎陽西上太宗以數百騎出武牢東二十餘里以挑之往往設伏比至賊營纔四騎而已賊初見騎少疑為斥堠太宗謂

曰我秦王也因引弓射之斃其壹將賊以五六十
並援搶而進從者咸失色太宗謂之曰爾但前去
我自殿後於是按轡徐行賊至輙引弓射之斃一
賊賊懼退而復來來則必斃之賊乃不敢復逼太
宗引賊入伏内伏兵相次而發合擊破之獲其大
將殷秋斬首數百級
李密之叛將出山南史萬寶懼密威名不敢拒謂盛彦
師曰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決策而叛其兵思

欲東歸若非計出萬全則不可也兵在死地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尚密不可為公說之便領衆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挾路乘高刀楯者伏於溪谷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弓弩據高縱矢刀楯即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洛實走襄邑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意若賊入谷口

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口擒賊必矣李密既渡陜州以為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絶不得相救遂斬李密

封常清為安南節度討大勃律師次賀薩勞城一戰而勝常清逐之判官段秀實曰賊兵示弱餌我也請備左右搜其山林遂殲其伏

郭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衞州安慶緒與其驍將安雄俊

崔乾祐薛嵩田承嗣悉其衆來援分爲三軍子儀陣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内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迫之既戰子儀僞遁賊果乘之及壘門遽聞鼓譟俄而弓弩齊發矢注如雨賊徒震駭子儀整陣追之賊衆大敗

郭子儀赴鳳翔賊將李歸仁以勁卒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窘急使僕固懷恩及王昇陳迴光渾釋之李國

正等五將伏兵於白渠留運橋以待之賊至伏發歸仁大敗而走又從子儀戰于清渠不利歸於鳳翔及回紇來赴國難肅宗乃遣廣平王為元帥以子儀為副而懷恩領回紇兵從之汶水賊伏兵於營東懷恩引回紇馳往殺之匹馬不歸賊乃大潰

史朝義叛至貝州與大將軍薛忠義兩節度合僕固瑒至臨清縣懼賊氣盛駐軍以候變朝義領衆三萬來攻瑒令高彥嵩渾月進李光逸等設三伏以待

之賊半渡伏發合擊敗之時回紇兵至軍益振瑒
卷甲馳之大戰於下博東南賊背水而陣大軍衝
擊而摧之積屍擁流而下朝義走莫州

唐哥舒翰充隴右節度副使先是吐蕃每至麥熟時即
率部衆至積石刈取人共呼為吐蕃麥莊前後無
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難得楊景暉等潛引兵至
積石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於城中率
驍勇馳擊殺獲略盡餘散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還

吐蕃北寇靈朔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府令韋臯討
之臯師師萬人深入據險設伏以待之先出千人
挑戰論莽熱見我師之少悉衆追之發伏掩擊鼓
譟震駭蕃衆大潰生擒莽熱虜衆十萬殲夷者半
五代梁將戴思遠攻德勝北城莊宗命李嗣源設伏於
戚城令騎軍挑戰梁軍大戰莊宗御中軍以禦之
時李從珂偽為梁幟奔入梁壘斧其望樓梁軍望
見大恐步騎漸散李嗣源以鐵騎三千乘之梁軍

大敗俘斬二萬計

本朝雍熙中王師北征以田重進為定州路行營馬步軍都督署兵至飛狐城下敵遣其將大鵬翼等來援監軍袁繼忠謂重進曰敵多騎兵利於平地不如乘險逆擊之重進率兵伏飛狐南口敵兵方出乃麾擊之遂擒鵬翼

至道中以李繼隆護送芻粟入威敵軍敵將于越率騎八萬來邀王師李繼隆所領步騎纔一萬先命千

人設伏於城北十里繼隆與尹繼倫列陣以待敵衆方食繼倫出其不意擊走之繼隆追過徐河十餘里俘獲其衆

多方以誤之

春秋時吳子闔廬問於伍員曰伐楚如何對曰楚執政衆其臣莫適音的任患若為三師以肆焉肆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於道亟肆以罷之亟數也音器多方以誤之既罷音疲而後以

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吳遂入郢

後漢末曹操征關中進軍渡渭馬超及韓遂數請戰不許因請割地任子操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操何言遂曰無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抹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

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遂超等走凉州

魏將田豫率兵進擊鮮卑柯比能將鋭卒深入甌脫鮮卑衆多抄軍前後斷絶歸路豫乃進軍去敵衆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燃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烟火不絶以為尚在行數十里乃知之

魏末諸葛誕文欽反據壽春投吳請援司馬文王總兵討之王謂諸將曰誕嘗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勢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

此二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
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給大豆人三
升欽聞之果喜文王愈以弱示之多縱反間揚言
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諸將並
請攻之文王曰誕聚糧固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
淮南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諸軍之力外寇卒
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但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
來軍糧必少吾以遊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

破外賊破欽等必爲我擒矣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内不相恊及至窮蹙轉相疑貳誕殺欽欽子鴦踰城降以爲將軍封侯使鴦循城而呼文王見城上持弓者不發矢因令攻而拔之

東晉平州刺史崔毖陰結髙句麗及宇文段國等同滅慕容廆以分其地廆聞之曰彼信崔毖虛説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服吾今破

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
之落其計矣不若靜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
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
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阻惑然後取之於是
三國攻廆廆閉門不遣戰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
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三國果疑宇文同
于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
獨兼其國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廆簡精銳士命

子皝推鋒於前（皝音晃）子翰領精騎為奇兵從傍出
直衝其營廆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
見廆軍至方率兵拒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
火焚之衆遂大敗

東魏初齊高歡每揚聲云欲討尒朱兆復出復止如此
者數四揣兆歲首必應會飲使將竇泰率精騎先
驅一朝一夜行五百里兆軍人休惰縱飲皆醉忽
見泰軍莫不驚愕因而剋之

後燕慕容盛據遼東遼西太守創陰引後魏軍上表請
發兵以拒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
盡滅創族遣將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
師創聞其家被誅亦擁二千餘户以自固及聞旱
中路而還謂有内變不復為備留養子令支守巳
率衆追魏師旱知之襲尅令支遣裨將追創及于
無終斬之盛謂羣臣曰前以追旱還者以創新為
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刼害良善二則亡

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
掩而勊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
後魏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刧大將陸騰討之獠因
山為城攻之不可拔騰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
妓示無戰心諸獠果棄其兵杖或攜妻子臨城觀
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獠賊惶懼不知所
為遂縱兵討擊盡擒之
周法尚初自陳來歸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

朗詐偽背已奔陳告猛曰法尚步兵不顧降北若得軍來必無鬬者自當倒戈耳猛以為然引師急進法尚乃佯為畏懼自保於曲江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船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偽退登岸投古村猛舍舟逐之法尚疾走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發取其船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

隋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晚江南土熱禾
早熟量彼收穫之際熲令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
兵禦守足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
此賊以為常後雖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
濟師登陸一戰兵氣益倍文帝行其策陳人益敝
賀若弼鎮淮南請沿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大
列旗幟官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
馬既知江防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

其後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遂滅陳

聲言欲退誘敵破之

東晉末妖賊孫恩北出海鹽時劉裕拒之築城于海鹽故海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裕深慮之乃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早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遥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乃率兵衆入城裕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

後梁呂光遣將呂延伐西秦大敗之乞伏乾歸泣曰死

中求生正在今日乃縱反間稱乾歸東奔城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司馬耿雅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畧難測破王廣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衆爾小國不可輕也困獸猶鬬況乾歸乎今宜布陣而前步騎相接徐候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而戰敗

北涼主沮渠蒙遜伐西涼李歆於酒泉先攻浩亹（音門）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為騰蛇今盤在吾帳天

意欲吾回師先定酒泉乃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嵒聞歆集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回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亹將進軍黃谷歆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遜逆之敗歆于懷城遂進攻酒泉拔之

五代梁楊師厚率步騎屯於臨朐而聲言欲東援密州留輜重於臨朐王師範果出兵來擊師厚設伏於野追擊至堅土山殺萬餘衆擒都將八十人

聲言怠敵取之

唐吐蕃叛詔裴行儉為洮州道總管行儉建議曰吐蕃背叛干戈未息敬玄審理失律喪元安可更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沒其子泥涅師充質在京望差使往波斯冊立即路由二蕃部落便宜從事必可有功高宗從之因命行儉冊送波斯王仍為安撫大食使行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己而西乃揚言給其下曰天時方熱未

可涉遠須秋涼之後方可漸行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行儉仍召四鎮諸蕃酋長豪傑謂曰憶昔此遊未嘗厭倦雖還京輦無時暫忘今因是行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也是時蕃酋子弟請從者僅萬人而行儉佯為畧遊教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問候似非討襲續又使人趣召相見都支先與遮匐同謀秋中擬拒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

率妻子首領等五百餘騎就營來謁遂擒之是日

傳其契苾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箇

其精騎輕齎曉夜前進將虜遮匐途中果獲都支

還使與遮匐使同來行儉釋遮匐使者令先往曉

諭其主并言都支已擒遮匐尋復來降

稱降及和因懈敗之

秦末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

下軍張良曰秦兵尚疆未可輕也臣聞其將皆屠

子賈豎易動以利願王留壁使人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之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乃引兵擊之秦軍大破

晉將李矩守滎陽劉聰將劉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為備乃遣使奉牛酒詐降於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

暢不以為虞大饗士卒人皆醉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唐貞觀初突厥頡利可汗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為藩臣太宗遣唐儉安修仁持節出塞以安撫之以李靖為定襄道總管往迎頡利頡利不肯朝覲請待草青馬肥將踰砂磧靖與副將張公謹謀曰制使到彼虜必自寬率精騎齎二十日糧乘間掩襲諸將皆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奈何攻之靖曰

此兵機也如唐儉等輩何足惜督軍疾進自北道襲之至陰山遇其斥堠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靖軍至及到縱擊之遂滅其國

畀辭怠敵取之

單于冒頓初立東胡方彊遣使謂冒頓欲得千里馬冒頓以問羣臣皆曰千里馬國之寶勿以與冒頓曰柰何與人隣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東胡遣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問羣臣皆怒曰東胡無

道乃求閼氏冒頓曰與人隣國愛一女子乎與之居頃東胡復曰匈奴有禁地千里餘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與之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之諸言與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至者斬遂往襲之東胡輕冒頓不為之備遂為冒頓所滅

魏初馬超屯潼關曹操大破之諸將咸問曰賊初守潼關渭北道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軍

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也吾欲盛兵向潼關賊衆悉南守西河之備虛故徐晃等得掩取河西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河西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植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縱逸其志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朝擊之所謂迅雷

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隋末楊玄感反攻東都刑部尚書衛元拒之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官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元於是大敗

甘言怠敵以擊之

東晉初石勒偽推奉晉幽州刺史王俊俊不疑勒遂率輕騎宵行至易水俊督護孫緯馳遣白俊引軍拒勒俊將左咸請出擊勒俊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

我者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開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俊乃懼勒入城升其聽事命甲士執俊立之于前數其罪惡而誅之遂取幽州

梁末侯景反陷建業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圖逆召鄗京太守馮寶寶欲往其妻沈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此詐君欲爲反耳頃者京師危迫

羽檄召兵遍於郡縣刺史稱疾不赴繕甲訓兵今已備矣而更召君往必見留願且勿行遣使諭之曰身疾篤謹遣傳意併送土物以省之彼聞必無所防為君取之如反掌耳寶從之於是沈氏自將千人皆藏短兵步擔雜物唱言琛貨先書報遷仕曰太守馮寶疾篤謹令妻沈氏傳啓并奉土貢以資軍費遷仕大悦迎沈氏因釋擔出刃大破之遷仕脫身而遁沈氏入據其城盡收其衆

擣虛

後漢將軍耿秉與竇固合兵一萬四千騎擊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地相去五百餘里秉議先赴後王以為併力取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上馬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鈔掠斬首數千級牛羊馬匹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將數百騎出迎秉降

袁紹曹操持於官渡沮(測居反)授說紹可遣將奇兵別為

支軍於外以絶曹操之援紹不從許攸進曰操兵少而悉力拒我許下其勢必虛弱若分遣輕騎軍星夜襲許則操為我擒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用竟為曹操所敗

魏武征河北師次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魏武引兵入西山攻毒等本屯毒等聞之棄東武陽魏武要之於内大破之

梁同州刺史陳慶之率衆圍東魏南荊州東魏將堯雄

與行臺使侯景救之雄曰白駒梁之北面重鎮因
其空虛攻之必尅彼若聞難荆圍自解此所謂機
不可失也遂率衆攻之慶之果棄荆州而來未至
雄已陷城擒梁鎮將苟求廣
東魏大將高歡率兵伐西魏濟河集諸將議進取之計
斛律羌舉曰宇文黑獺聚凶黨今困守無糧援
可恃有同困獸若不與其戰而徑取長安長安空
虛可不戰而尅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

憊於軍門矣諸將議有異同遂戰于渭大敗而歸
隋趙煚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頹
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
蜀議者皆勸煚益修守禦煚不從乃遣使誘江外
生蠻向陽武陽令束虛掩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
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亦遁
王世充與李密相持於陳都世充夜渡陣於洛水之北
其時密已渡洛水陳兵與世充相對東接月城西

至石窟多騎兵長槍宜寛平放縱世充兵多矛䂎
䂎宜隘險然南逼洛水北阻泰山地形褊促騎不
成列世充縱䂎䂎蹙之密軍失利與數子登船南
濟餘兵皆東走月城世充乘勝長驅直至月城下
密既渡南岸即策馬西上直向世充本營左右麾
旗相繼而世充營内見密兵來逼急連舉六烽世
充乃捨月城之圍收兵西退自洛北達於黑石中
間四十餘里奔赴顛狽大喪師徒密之行也東北

之圍不救而自解西南之寇不戰而成功世克伏
其權奇不復輕出
擊東南備西北
前漢景帝時七國反吳楚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
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周亞夫堅
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
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後漢末黄巾賊起漢將朱儁率兵討之賊帥韓忠據宛

拒雋兵少不敵乃長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鳴鼓其西南賊率衆赴之雋自將精兵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恐乞降

西魏末凉州刺史宇文仲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尅之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後漢耿弇攻張步於劇步遣弟藍屯西安分諸將守臨

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居二城之閒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勑諸校曰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夜半弇勑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荀梁等爭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攻之可拔也臨淄若下西安自潰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西安不能卒拔頓兵堅城之下深入敵地後絕轉輸敵制吾受敝

矣遂攻臨淄半日而拔藍棄西安而遁
岑彭將軍兵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黄郵豐與其大將
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彭夜勒兵馬申令
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縱所獲虜令得逃亡歸
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
其將張楊於河頭山大破之從山谷間伐木開道
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依
東山為營豐與蔡宏相依攻彭彭先為之備出兵

逆擊之豈敢走

曹操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操北救延荀攸說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紹聞操兵渡師分兵西應操乃引軍兼行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

白馬之圍

唐嗣曹王皐討李希烈烈立堡柵於蔡山皐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船分兵傍南淮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戰艦南北與皐兵相去直蔡山三百餘里皐乃步兵登舟順流東下不日拔蔡山賊還救間一日方至大破之因進拔蘄州降其將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春秋時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從舒鳩言吳人見舟於豫章僞將與楚伐相而潛師于巢實欲以擊楚冬十月吳軍楚師戰于豫章敗之楚不忌故也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陣越子為左右句卒鉤五相著別為左右屯句音鉤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越伐吳楚軍於江南乃其左右將軍有私卒六千人為中軍日昏乃令左右軍銜枚泝江五里左右軍銜枚沿江五里夜半鳴鼓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來攻

我乎因分其軍為二陣以拒越王乃以其中軍銜枚以襲之吳師大敗此國語左氏傳其語少異故附于註末

後漢將吳漢岑彭討公孫述述使其將延岑等悉兵拒廣漢及褒中又遣侯丹率兵二萬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今南平郡即漢江州縣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千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

散初述聞漢軍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魏田豫到馬城鮮卑攻圍之十重豫密使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進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無弓馬步走追三十餘里僵屍蔽地

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淵師次於遼水東淵遣將軍畢衍楊祚等步騎數萬阻遼水以拒之圍塹二十餘

里宣王令其軍穿圍多張旗幟出其東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急赴東北斜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備夜遁走

郭淮討叛羌羌遮莫等屯冉閫白土故城據河拒官軍淮見兵上流密於下渡據白土城大破之

蜀諸葛亮領兵出斜谷魏將司馬懿屯北源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郭淮獨以為此見形於西欲使官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

遂有備不得上

義熙八年劉裕遣將朱齡石代譙縱於蜀裕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黄虎無功而退賊爲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出其不意猶從内水來也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内道若向黄虎正墮其計中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敵之奇也而以此聲先馳賊審虛實而别有函封付齡石署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地發函曰衆

軍雖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校從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盤十餘里由內水向黃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刺史侯輝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為城齡石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衆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不若盡銳以攻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遂攻北城詰旦戰至暮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

侯輝譙說仍引軍迴趨南城即時潰散

宋劉道濟為益州刺史刑政失中羣盜蜂起攻圍州城道濟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萬級賊雖敗復合方明復僞出北門迴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時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於是奔散

西魏末岷州羌據州城反獨孤信討之信乃勒兵向萬年嶺三交谷口賊併力拒守信因詭道趨稠松嶺

賊不意信兵之至望風奔潰乘勝逐北至城下賊
並出降
前燕將慕容垂討丁零翟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於
南岸拒守垂徙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
兵列伏沂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
津乃棄營西拒垂潛遣桂林王慕容鍾慕容國於
黎陽津夜濟壁於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惕走
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趨白鹿垂遣追蹔

之盡擒其衆

隋漢王諒作亂遣其將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隋將史祥討之軍於河隂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公理輕而無謀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攻河陽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拒祥祥於是艤船河南公理聚甲以當之祥乃簡精鋭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

祥至濆古聞反水兩軍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敗之

雍熙中知雄州賀令圖與大將孫懷浦薛維紹劉文裕侯莫陳利用相繼上言敵毋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曹彬崔彥進與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趨飛狐潘美出鴈門尅期齊舉將發太宗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次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敵聞大兵再至

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師先下寰
朔雲應等州重進之師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
山後要害之地而曹彬之大軍亦連下州縣軍勢
大振每捷奏至太宗已訝彬進兵之速且憂敵斷
糧道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以援餉餽太宗
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而退軍以援芻粟何失策
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
信軍會集按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待美等盡略

山後之地會重進之師東下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潘美重進攻城野戰累獲其利以為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畫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糧再往攻涿州敵大衆當其前且戰且行去城纔百里已二十日矣雖頻克捷而時方炎暑軍士困乏糧餉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為敵所躡遂至散敗

武經總要後集卷五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畢所誀